

电影文学剧本

啊！谢雪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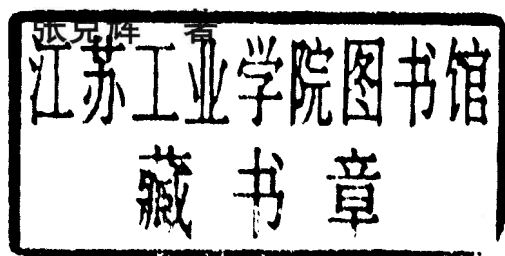
张克辉 著



台海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啊！谢雪红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啊! 谢雪红 / 张克辉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141-561-2

I. 啊... II. 张... III. 电影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6462 号

书 名 / 啊! 谢雪红

著 者 / 张克辉

责任编辑 / 安宗国 王若鲲

封面设计 / 杨飞羊

发 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80 x 1230 1/32 印张 / 8.5

字 数 / 180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799)

ISBN 7-80141-561-2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谢雪红》研讨会



2006年9月25日，台盟中央组织召开《啊！谢雪红》剧本研讨会。张克辉在研讨会上发言，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感受。



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了解谢雪红生前历史的老台胞到会，并发表了各自对剧本的看法和意见。



自序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首任主席——谢雪红，是一位一生曲折命途多舛的传奇性人物。多少年来，围绕她的争论一直纷纭不绝。一些老台胞建议我将她的故事写下来，纠偏以正，复史以实。就是在他们的督促、鼓励和支持下，我阅读了一些资料，其中包括《谢雪红自传》，台盟保存的有关资料，戴国辉、陈映真、蓝博洲、叶芸芸等学者、作家的著作、论述，《我的半生记》（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翁泽生传》（何池著）、《吴克泰回忆录》、《台共回忆录》（王万得口述记录）、《谢雪红评传》（陈芳明著）、《有位台湾人的轨迹》（杨国光著，日文版）、《未归的台共斗魂》（苏



新著)、《台湾共产党秘史》(黄师樵著)、《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著)、《自传的小说》(李昂著,日文版)、《还原二·二八》(杨渡总策划)、《我的回忆》(杨克煌撰稿)、《台中的风雷》(古瑞云著)、《台盟与二·二八》(王晓波编)、《二·二八事变第一主角谢雪红》(徐宗懋编)、《辛酸六十年》(上、下)(钟逸人著)、《日本共产党史》(日文版)、《自叙传》(日本河上肇著)以及周青、林东海、纪朝钦、李韶东、郑励志、郭焰烈等老台胞的回忆文章等等,并开始动笔。

2
我与谢雪红都是台湾彰化街人。她比我大27岁。少年时代我听了不少有关她的传说,当时家乡人都把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坐牢的义士说成英雄,对谢雪红也不例外。

我与谢雪红只见过一次面,那是1957年秋天。当时她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视察福建,会见居住在福州的一些台湾籍同胞。她问我是台湾什么地方人?何时到大陆?我如实回答。对谈一分钟左右,有人通知说福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叶飞将军前来看望,她就离开了。此后,我再也没有与她见过面。

她回到北京被错打成右派,1986年中共中央给予平反的消息,我是在看报纸时才知道的,但因关系不大没有特别关心。



1990年代初台湾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芳明花了十年时间写了厚厚的《谢雪红评传》，把我列入“反谢雪红派”，引起我的重视。

1991年我任全国台联会长，两年后兼任台盟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当时，台湾“台独”势力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开端，领导武装斗争的谢雪红是“台独之母”。上面提到的陈芳明说“台盟、台联没有人敢写谢雪红”。台湾统派人士埋怨台盟、台联不敢反击，还说如果“台盟的创始人是台独人士，其后来人算什么？”我感到压力很大。我经蔡子民（时任台盟中央主席）同志的同意，组织台盟、台联的人来写谢雪红传，但没有成功。2003年台盟宣传部组织一些老同志写回忆谢雪红的文章在《台盟》杂志上发表，但不能满足大家要求。后来，一些老同志建议我来写。大家说：“如果你不写，后来人就不可能写，因为他们对谢雪红太不了解，加上她是有争议的人，怕吃力不讨好。”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并阅读有关谢雪红的资料。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成剧本初稿，并向同志们征求意见，再根据这些意见做了多次修改。

我感到剧本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谢的所谓历史问题。我反复看了1957年12月26日一些全国性报



纸刊载的《右派分子谢雪红罪行累累》的报道,其中最严重的指责有三点:一是“共产党的叛徒”问题,二是“贪污‘二·二八’人民捐献的台币十万元”问题,三是“‘二·二八’的逃兵”问题。

关于“共产党的叛徒”问题。1931年谢雪红被日本统治者关押在台北监狱。根据已被捕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和鍋山贞新的“转向”声明书,在牢中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台湾共产党员也渴望保存力量,出狱后再斗争的情况下,谢雪红也写了“转向书”。对此,谢自悔“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污点”。王万得、苏新等人也都“转向”(后来从上海押送台湾的翁泽生没有“转向”)。连王万得都说在牢中表现很好的谢雪红一人被戴上叛徒的帽子是不公平的。在报纸刊登的报道中提到的所谓被出卖的杨春松的二儿子杨国光在《一个台湾人的轨迹》(日文版)书中写到,把谢雪红打成极右分子不久的1959年后半年的一天,杨春松给家人流露说:“即使谢雪红有错也不应那样打击她。”杨国光还写到,谢是一位台湾出身的优秀的革命家。

关于“贪污‘二·二八’人民捐献的台币十万元”问题,时任“二七部队”队长的钟逸人在他的回忆录《辛酸六十年》一书中两次提到谢雪红于1947年3月9日傍晚曾交给他一张十万元支票,3月13日钟从埔里下山到台中,托



其三叔请一名叫朱健的人去银行领取。从此他没有再与谢雪红接触。

关于“‘二·二八’的逃兵”问题。谢雪红离开埔里和台湾,是中共地下党通过谢富安排的。谢富安排谢雪红、杨克煌、李乔松撤离台湾。谢雪红、杨克煌通过海军上慰蔡懋棠从左营乘巡逻艇离开台湾。李乔松一时赶不上,另由其子李韶东护送到上海。谢富、蔡懋棠后来被捕牺牲,李韶东现居上海。

困难之二是“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写不写?谢雪红被斗争靠边站没有太多东西好写,翻老账没有意思,伤感情。“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我不愿把谢雪红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中的事重新翻出来,增加人们不愉快的回忆。

我对台盟内部的“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完全不了解,也很少听到当时的情况。这时我想起十年前叶芸芸采访叶纪东时写的《我所认识的谢雪红》。我翻出这本小册子,叶纪东讲得很轻松:“反右时反谢雪红是台盟内部自发的”,“从政治上来评价她是不是该当右派呢?这就未必是恰当的。”叶纪东又说:“‘文革’对她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文革’造的是当权派的反,她已不在位,非当权派。”

我看了这些文字之后,决定不再写下去了。连被谢雪



红伤害过的叶纪东都这样说,就不必再写下去了。一些同志赞成我的意见。但是,当我看到台湾作家写的剧本《红雪》和一张电脑合成的谢雪红与猪同住在猪栏的照片后,我改变了想法。我认为,如果我不写“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台湾一些人还会造谣攻击我们。于是,我决心写下去。

我在动笔之前考虑,剧本应根据1986年中共中央决定把谢雪红的骨灰迁到八宝山仪式上发表的《谢雪红生平》为依据,并就此征求老同志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林江还多次来信希望剧本要如实反映谢雪红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虽然,谢雪红在台共时期做过一些对不起林江父亲翁泽生的事情,但林江没有记仇,并公正指出谢雪红是全中国提出“收复台湾”口号的第一人。他的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认为,剧本要使人们了解,我们的前辈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为台湾回归祖国进行不懈斗争的事实。当然,我也很难回避1920年代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当时中共内部的复杂情况,加上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共在日共与中共的共同领导下因步调不一致而出现的种种矛盾。经过七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熟了,我



们台盟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只有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基本方针,才能进一步发挥乡情优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团结起来做好台湾人民工作。

剧本写作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谢雪红由于青少年时期的悲惨生涯,形成独断独行的工作作风、听不得别人不同意见的个性缺陷,极易造成与他人之间的误解、矛盾甚至怨恨。尽管如此,谢雪红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坎坷的一生实难磨灭,我仍十分同情钦佩谢雪红,一个台湾贫苦家庭出身又没有上过多少学的女人,从“男人为主”的封建社会至时局动荡的年代走过复杂坎坷的六十九年人生,实在不容易呀!

最后,向为拙作提供资料并帮助修改的林江、田富达、周青、陈弘、黄幸、何标、纪朝钦、刘亦铭、郑坚、朱实、李韶东、郑励志、陈炳基、林东海、石四皓以及台盟中央宣传部同志的协助表示感谢。

啊！谢雪红(一)



第1场

景：一座传统的四合院

时：日

字幕：北京

雪，飞舞了一夜终于停下来了。屋顶的瓦片上，干枯的树枝上，还有沉默的大地上，一切暴露于苍天之下的万物，已经化成了白皑皑素净的一片。

一群鸽子从院子的上空掠过，留下一段渐行渐远的哨音。偶有特立独行的几只停留在房檐上，衔食了两下积雪后又匆匆飞去。

不大的屋子里悬挂着一张毛主席的肖像，另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巨幅的中国台湾地图。一个老妇人穿着一套泛白了的女式中山装就倚靠在地图旁边，花白了的头发被编成辫子盘在头顶，这样的发型在那个年代显得尤为特别。

她五官清秀，身材虽微微有些发胖但很匀称，使人联想到她年轻时定是个美丽的窈窕女郎，看她的神情，又必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女人。这就是谢雪红。

晚年谢雪红：“我出生于一九〇一年农历九月初六（1901年10月17日），小时候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阿女，或者素兰。谢雪红、谢飞英是走向革命后改的名字。父亲年轻时因为生活所迫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迁居台湾的，在台湾，没有土地耕种，只能靠卖劳力为生，日子依旧艰苦。后来父亲娶了一个台湾女子，名叫阿银，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生养了八个孩子，我们是大陆迁居台湾的第二代。记得是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隔年阿母又得了重病。”

第2场

景：1913年台湾彰化，一户贫寒人家

时：日

字幕：台湾中部彰化街

破旧的房子里，简陋的自制木板床上，一床打着大大小小花花绿绿补丁的被子下面躺着一个老人，她面容苍老，表情痛苦，僵僵地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难过得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

房子外面，一个衣衫褴褛，还不甚懂事的小男孩蹲在一边玩耍。

4

第3场

景：彰化，菜市场

时：日

谢雪红手中提着一只小菜篮。菜篮里浅浅的一层不同种类的蔬菜叶，大部分都是折断了的，或被虫子啃食过了的。

她四处搜寻着市场上每个角落被商贩或买主丢弃的菜叶，时不时因为阻碍了人家的生意，被刻薄的小贩推搡一把，骂上两句。而小小的她并不胆怯，更不会掉一滴眼泪，必定倔强地坚持着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4场

景：彰化，菜市场

时：日

一群穿着制服的小学生们说笑着、追逐着经过菜市场，脸上洋溢着幸福和骄傲。

谢雪红停下手中的活儿，羡慕地看着那些和她同龄的孩子们，好像看到了生活在天堂里的天使。她努力去听他们天真的对话，偶尔脸上也会浮现淡淡的快乐的微笑。

第5场

景：彰化，菜市场

时：日

一个打着赤脚的农民，远远看到了呆站在那里，愣住了神的谢雪红，推着小车边走边喊她的小名：“阿女！阿女！”

谢雪红恍然从另外一个世界回到了现实，她有些失望地叫了一声“老土叔”。

老土叔：“阿女，你阿母身子可好些？”

谢雪红低下头，摇了摇。

老土叔皱紧了眉头，叹了口气，“你家养的那头猪仔呢，再养些日子就卖掉，换些钱请个先生再给你阿母看看。”

谢雪红：“老土叔，猪早就卖掉了。钱都已经花光了，现



在连阿母的药都停了。”清澈的眼睛里流淌出稚嫩的忧伤和无助。

老土叔看着眼前这个苦命的孩子，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将菜篮里的瓜果蔬菜捧起来放在谢雪红的菜篮子里。谢雪红急忙躲闪。老土叔执意要她收下。

谢雪红感激地望着老土叔。

老土叔拍了拍谢雪红的肩膀，“快回去吧。”

第6场

景：彰化，一户贫寒人家

时：日

谢雪红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推开门，迎出来的居然是已经出嫁了的二姐谢绛。她心中一阵惊喜，一下子扑到姐姐怀里，“姐姐，你怎么回来了？”

姐姐心疼地看着瘦弱的妹妹，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阿女，累坏了吧。”谢雪红在姐姐的怀里使劲地摇了摇头，然后兴奋地将菜篮子捧到姐姐面前，“姐姐，你看，今天老土叔给了我好多瓜菜，可以够我们吃几天了。”

姐姐：“阿女，你好能干啊！”她顿了顿，竭力克制心中的悲痛，“邻居阿婆差人叫我回来的，她说‘阿母可能快不行了’。”说到这里，她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那个还不懂事贪玩的男孩子看到姐姐突然哭起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害怕地也跟着哭喊起来。

啊！谢雪红